

編者按：天目千重秀，林海十里深。浙江臨安天目山區，有“大數華蓋聞九州”的天目山，有“天下第一石谷”之譽的天目石谷，有清澈幽長的天目溪，有清香爽口的天目雲霧茶，捎帶着泥土芬芳的蕎麥酒，可謂山清水秀，物產豐盈，人文薈萃，引無數文人騷客競折腰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天目人，童鐵江先生情不自禁寫下了一些描寫天目山區的文章，以咏天目之風情。

(一)尋芳天目山

綠的峰，綠的樹，綠的竹，綠的水，渲染出了一個綠色的天目山。恍若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潑墨山水中，目之所及，到處嫩綠欲滴，翠色欲流。這綠色的情調，宛若夢境卻又實實在在把我擁進了自然的懷抱。

好一個神州綠海！

青石鋪成的山道上，濕濕的，上面幽幽吐露着淡淡的綠意，踩上去滑滑的。靜靜的山林中瀰漫着濃濃的霧氣，朦朧朧的，人如置身霧海之中。挺拔的柳杉，頂着綠色的華蓋，披着縹緲的輕紗，猶如晨浴的少女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金錢松儼然一個不屈不撓的沖霄漢，拔地而起，穿越層層迷霧，凜凜然直沖雲天。一條溫柔的小溪，在頑石間歡快地奔跑着，空谷中盪漾着她醉人的歌聲……

一切都欣欣然沐浴在春光里了，一切都是那樣的生機勃勃。然而，一株曾經英姿颯爽、煊赫一時的大樹，卻沒有迎來生命的春天。在這綠色的海洋里，它痴痴地張着那些乾枯的臂膀，默默地支撐在七星塔旁，時時提醒着後人。一種敬意悄然而生，世間大樹，誰能像它這般，死後仍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間。這一立，立成了一聲無言的吶喊，振聾發聵。大樹王是不幸的，卻注定要名垂千史，萬古不朽。

颼颼的晨風，薄薄的春霧，稀疏的矮樹，禿禿的青石。仙人頂的春天嫵媚來遲。“我攀登上高峰，發現在名譽的荒蕪不毛的高處，簡直找不到一個遮身之處”。伫立天目之巔，我感受到了泰格爾說話間的遺憾，也感受到了仙人頂的寂寞。極目遠眺，卻發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：遠山遙逝，煙和霧織成了一層青黛色的輕紗，籠罩着大地。群峰有如紫殿中朝拜的仙臣，或作揖，或俯伏，或仰觀，或恭立……姿態萬千，各具神韻。仿佛走進了一個人間仙境，飄飄然欲羽化登仙而去。

旭日冉冉升高，霧氣漸漸散去。溪谷、小山、田地宛如一把綠色的摺扇，次第打開；房舍、河流、道路歷歷在目。好一幅清麗雋秀的工筆畫卷！不曾想，在這寂寞的高處，竟能領略如此風景，我不禁有些竊喜。

歸來時，我不由吟起了錢士清老先生遊歷天目山後寫下的一首詩：一代興王閉氣鍾，龍飛鳳舞郁葱籠。天開勝景傳千古，渲染風光畫意濃。

(二)石谷情緣

初，迷惑于“天下第一石谷”的稱號，迷惑于“巨石最多，石頭最大”的說法，便想一睹其風采。一日，風和日麗，邀上好友幾個，乘車經告嶺，至關口，頓覺神清氣爽。藍天，青山，小橋，流水，人家，構築了一幅秀氣的山水長卷。不知那“秋思之祖”馬致遠目睹此景，又會作何感想。

入得谷內，始覺傳言不虛。徘徊于滿谷的巨石間，我們有如頑童，一頭紮進了石的世界。三岔口，留下了我們攀爬的足跡；八仙台上，我們迎風而立，心與神遇；水簾洞前，我們宛如山猴，嬉水相樂。風雨的洗濯，竟使石谷出落得楚楚動人，如一位溫文爾雅的少女。秋風拂動她綠色的衣襟，她輕輕揮動那白色的紗巾，哼唱起那首古老而動人的歌謠。於是，山石也被感化了，龍潭邊的大石蛙，瞪着大眼，靜靜地守護那翡翠般的碧水。一旁的山崖，與潭朝夕相處，聆聽着潭水的喃喃細語，竟聽得肝膽俱裂，崖頂的那塊壘起的山石或許便是他心迹的吐露。漫長的歲月中，山石與溪水相依相伴。於是，石便有了水的柔情，水便有了石的身影。我們陶醉在這濃濃的詩情畫意里了。

數日後，驟雨初歇。濛濛細雨，伴我再臨石谷，耳畔傳來轟雷般的響聲，眼前的石谷，一掃往日柔情，竟如一烈性漢子。他奔騰着，咆哮着。那道飛瀉的白練，撞在堅實的胸膛上，濺起片片飛花碎玉，彷彿漢子身上被風撕裂的衣襟。此時，唯一能撫慰他的，是一個個星羅棋佈的潭，溫柔中自有一絲剛毅。我竟不敢多看，生怕多看一眼，便會融化其間。無端想起“霸王別姬”的故事來，這水，這石，是否也在演繹一出自然界的生離死別。

歸來後，石谷竟揮之難去。或許，我已迷上石谷，愛上了它富有靈性的巨石，愛上了它多情的溪水。終於，我又一次投入了它的懷抱，靜靜地躺在那平滑的石床上。藍天成了狹長的天窗，秋陽從窗外灑下余輝，空谷中傳來“高山流水”美妙的旋律。這韻味令人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。“鍾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慚”。不知我是否有幸成為石谷的知音，這一曲是否為我而彈。不由得想起了陶淵明，且不說他寫下的曠世之作，不說他“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的躬耕之樂，單就他與“世外桃源”般的山林為伍的那份怡然自得，那種與世無爭，就夠世人羨慕的了。自然給了人以靈氣，人又賦予自然以生氣，兩者的交融竟是如此令人心醉。我們一生追求的便是人與自然這種和諧的統一吧。

(三)情迷火山口

走進天目石谷，我們開始了尋訪火山口的旅程。

巨石們似乎還未從恬夢中醒來，憨憨厚厚地躺着。小溪調皮地在石林間滑過，跳着，跑着，唧唧呀呀地唱着。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碧潭綠藤結瓜似的爬滿了山谷。野菊花星星點點地在山道旁綻放，吐露着淡淡的清香，沁人心脾……

嬉過龍潭，踱過棧道，出幽谷飯店，我們行至平溪，眼前豁然開朗。秀美如畫的田園風光迎面撲來：平曠的山野上芳草如茵，綠草



若雲。其間，鳥鳴啾啾，溪水潺潺，人聲斷續，奏響了一曲淳樸悠遠的田園交響樂！綠樹叢中藏着幾戶人家的屋子，見有人來，主人呼兒喚女，搬凳沏茶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呷口清茶，細細品味個中真意，旅途勞頓不覺煙消雲散。

一番艱難的跋涉後，火山口露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。看，那便是。十畝見方，上面鋪滿了灰色眉毛般的地衣和綠色鬍鬚般的青草。踩上去，綿軟軟的。四周蔥蘢的樹木長成了一道天然的綠牆。一億年前，就是在這裡，曾激情地噴薄過大自然沸騰的血液，沖天而起的烈焰和岩漿溶化了冰山和白雪，孕育了一段神奇的石谷。而今，它沉默着，彷彿在回憶着那段光輝的歲月。

小黃山，是人們對火山口奇峰的美譽。東南角就矗立着這樣一尊絕壁，高五十餘丈，峭聳聳，如一巨掌凜凜然直插



蒼穹。頂上，滿是鬱鬱蔥蔥的迎客松，雨雪的濯洗，山風的撕咬，煉就了它們的錚錚鐵骨，青雲之志，那般氣宇軒昂地傲立于懸崖之巔，上拂青天，下臨深淵。心中已沒了風景，有的只是對自然造化的驚嘆，對生命的膜拜。

攀，再攀！伫立峰頂，我不由地大叫，眼前是個見所未見的境界：寬廣的平地上蓬蓬簇簇生滿了墨綠色的灌木，宛似鋪開了一張綠色的大毯。回身轉首，只見天地浩渺，連綿的秀峰綴成了層層青嶂，悠悠然飄向天際……陶然忘乎其中，驀地有所感動：若非我們一意孤行，這壯美的景象或許便無緣得見。人生的許多風景往往就因一念之差、一步之遙而痛失交臂。豈不惜哉！

朋友，別猶豫了，去火山口吧！你看，那迎客松伸着熱情的臂膀已等了千年。

(四)悠悠天目溪

初夏的天目溪早已披上了一身清綠，宛如一個明眸皓腕的小姑娘。晨曦中，她拍着手掌，邁着輕盈的舞步，逶迤地步入光影。藍天從碩大的青衫上裁了狹長的一條贈給了她，翠竹也將婆婆的綠影瀉入溪中，蘆葦悄悄地探出頭來，打量着溪里的風情。在散着些寒氣的水面上，悠閑地嬉着幾只鴨子，嘎嘎地吟那“春江水暖鴨先知”的絕唱。這姑娘也高興起來，悠揚地舞着水袖，唧唧呀呀地哼着自己的歌：“山青青，水藍藍，看日出，去看海……”

春雨的滋潤，令天目溪出落得楚楚動人，豐腴多姿。麗日下，她閃着晶瑩的眸子，拖着綠色的裙擺，在山林間悠然地跳着芭蕾舞。貼着她玉體的農田里，稻秧努力地拔節，瓜藤結出了綠色的西瓜。雨季的到來，給了她肢體以激情。許是飲了太多天宇賜的瓊漿玉液，她像喝醉酒的少女，瞪着朦朧的醉眼，旋轉着水渦的羅裙，輕拂着沉默的堤岸，親吻着圓滑的卵石，咯咯地笑着，奔跑着……

暮秋，天目溪被兩岸的荒草、蘆葦襯上了一層幽幽的淡

黃。她顯得日益消瘦，水流變得細弱，蒼白，儼然那位“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”的女子。如血的殘陽為遠嫁的她披上了絳紅的外衣。驀然回首，那朝夕相伴的大山緊鎖眉峰，黯然失色。她傷神地撥響了那曲別離之韻，慘慘切切，多情之人聞之，當愴然而涕下。

幾陣西風嘯過，天目溪更顯孱弱了。溪床上滿眼蒼白的卵石和枯黃的荒草，竹子無奈地在溪旁顧影自憐。許是歷經了太多的雨雪風霜，看慣了太多的陰晴圓缺，她並不因自己的消瘦而頹廢，一絲笑意猶漾在嘴角，幾束斜陽融入了她冰涼的軀體，晚風中，似有一縷清音傳來：一杯濁酒盡余歡，今宵別夢寒……

悠悠天目溪，淌不盡的綿綿情思，道不盡的幽幽情懷。

(五)香茶流韻

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讀小學時，一位老師時常念叨這句話。也是在那個時候，知道了有個叫陸羽的，痴痴地迷上了茶，還著了部《茶經》。不得了，小小的茶葉竟有這般大的魔力。

其實，那位老師也是茶的“俘虜”，終日里老端着杯茶，真是個“茶不離口，杯不離手”。講課倦了，呷一口，便又抖擻起來，彷彿喝了神水一般。去家訪，胳膊窩里夾一只大茶罐，挨家挨戶討茶水喝。“可使食無肉，不可飲無茶。”用他的話說，他喝茶已上了“癮”了。背地里，我們都叫他“茶鬼”。

不曾想，許多年後，我竟也和茶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清明時節，母親總要上山採些新茶回來炒。“你視力不好，多喝茶可以明目哩。”母親把茶葉塞進我的行囊，總忘不了叮囑一句。

據案寫讀時，總喜歡擺一壺濃濃的天目苦茗在身旁。伴着幽幽的茶香，淡飲淺嘗，從啞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種氣氛。一杯濃濃的苦茗中，好像蘊藏着五千年的歷史文化，需要你慢慢地去品味。竊以為，一個真正懂得喝茶的人，才真正瞭解中國的文化；而一個酷愛中國文化的人，也必定是個“好茶之徒”。於是在俯仰品味間，便有如徜徉于浩瀚的歷史長河中，吸吮到了悠悠中華文明的乳汁。

有時，我會什麼也不做，手中捏着茶杯，端詳着碧芽舒適的茶葉。看茶葉在熱氣氤氳的陞騰中滾成一團綠霧，浮躁的心緒靜靜沉澱在這綠霧中。微閉雙眼，屏氣凝神，生怕這美好的感覺逃掉。享受之餘，眼前好像浮現出一片片茶園，默默地把綠色飄入心田。少小離家老大回，歷盡磨難流落到地北天南，身在沸水中浮沉，笑靨清香一片。這便是茶之情懷吧。

那天，春暖花開，和風輕拂，走進了天目山。峰迴路轉，瞥見了掩映在蔥鬱林木間的茶室，幾個遊人正在品茗。茶癮來襲，不可遏止。在茶室東側挑一坐處，舉目遠眺，青山如黛，幾朵白雲在林間嬉戲追逐；近處翠木扶疏，水瀑輕吟，宛若古樸的琴聲從遠古傳來，令人浮想聯翩，更有樹林深處傳來的啾啾之聲。我已成桃源中人。

茶好了，茶好了，茶香清揚。主人熱情地端上兩杯綠茶。是新採的雲霧茶。很淡很淡的綠色，像春天里輕輕掠過枝頭不經意被染綠的風。茶味不濃，略甘，它慢慢地流過味蕾時，把我帶入了一個清心、凝神的茶境。在這里，品清香爽口之茶水，聽婉轉清麗之鳥語，睹秀色可餐之美景，嗅雜木野卉之芬芳，靈魂彷彿升華到一種空靈的境界，寵辱皆忘，平靜寧和。倘能潛居于此，枕流漱石，聽泉問茶，當為人生一大樂事。

魯迅先生說，有好茶喝，會喝好茶，是一種“清福”。朋友，找點空閑，沏壺好茶，平心靜氣地享受此中“清福”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(六)蕎麥飄香

蕎麥熟的時節，村子里飄溢着蕎麥的清香。

酒坊隨處可見。一到冬日，平素清冷的酒坊便熱鬧起來，火光熊熊，煙霧繚繞。四逸的酒香誘來了村子里的酒徒，圍在甕邊，用舌尖琢磨着，用胃腸研究着，個個神采飛颯。

深山出好水。天目山區的青山綠水孕育了口味獨特的蕎麥酒，其味醇厚甘甜，鮮香可口。村民在酒中加入黨參、枸杞等中藥，配製成藥酒。據說，長期飲用，可祛風寒、強筋骨，讓人延年益壽、精神煥發。

黃昏時分，莊稼漢收拾一身粗細傢伙，踏着夕陽而歸。洗去一身塵塵，和着一碟小菜，獨自小飲幾盅，淺斟慢酌，自得其樂。若遇不平之事，引頸灌下一碗，酒酣耳熱，混沌初開，倒頭睡去便算擺平了。“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”。一日的疲憊與鬱悶，便在一俯一仰間化為逝去的煙雲。個中真意，飲者自知。

有酒朋自遠方來。主人喜出望外，捧出了新釀的蕎麥酒。擁着熱氣騰騰的火鍋，沐着清純純的酒香，開懷暢飲，撫今憶昔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無所不談。酒過三巡，高潮迭起，觥籌交錯間便有飲醉的，踉踉跄跄，舞罷一番“醉拳”，仰面而臥。“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”山里人的醉酒，自有一分轟轟烈烈，酣暢淋漓。

也許，你只是個旅人，走得倦了，突然見了這樣一個山青水藍藍的地方，一個終日里飄着蕎麥酒香的小山村，你有些醉了。淳樸的村民熱情地邀你入屋，端上一碟烘青豆，炒上一盤鮮嫩可口的天目鮮筍，再為你倒上了滿滿一碗蕎麥酒。窗外秀色如畫，室內鄉情融融。微敞呷上一口，滿口綿甜甘爽，一股暖暖的熱流在你的身體里活潑地流動，你真有些醉了，興起了“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”的喟嘆，你便有了三分李白了。

蕎麥酒，沒有杜康那般悠遠的家底，沒有茅台那般煊赫的盛名，有的只是一份真真切切的自然，一縷抹不去、揮之不絕的情懷。

當包裝嶄新的瓶裝酒席捲天下時，山里人依然執著地戀着那捎帶着泥土芬芳的蕎麥酒。有了酒的日子，山里人的心中就覺得踏實，覺得甜滿，山里的日子便也有了奔頭。

蕎麥飄香的時候，小小的山城醉了。

